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# 还珠格格

第二部

下

琼瑶 著



你的温柔  
是我今生最大的守候

湖南卫视年度大戏《新还珠格格》原著小说  
琼瑶，中国爱情小说第一人，巅峰巨作



# 还珠格格

第二部

下

琼瑶 著

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还珠格格. 第2部: 全3册 / 琼瑶著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1.8

ISBN 978-7-5133-0347-7

I. ①还… II. ①琼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144187号

---

**还珠格格第二部**

琼瑶 著

责任编辑: 党敏博

责任印制: 付丽江

---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: 谢刚

社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: [www.newstarpress.com](http://www.newstarpress.com)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---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00 [service@newstarpress.com](mailto:service@newstarpress.com)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---

印 刷: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×1230 1/32

印 张: 38 彩插: 0.75

字 数: 600千字

版 次: 2011年8月第一版 2011年8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0347-7

定 价: 69.00元 (全三册)

---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## 44

大家就这样仓皇上路了，上车的上车，上马的上马，不敢走大路，大家决定往山里走，向着南方的山区，一阵狂奔。

经过一段疾驰，车车马马进了一座荒山。

大家看看没有追兵追上来，这才把速度放慢了。永琪不住回头看：

“好像把追兵摆脱了！我们下面一站是到哪里？”

“如果沿大路走，应该快到六河沟了！可是，现在这条路，到底通到哪里，我也搞不清楚了！”箫剑说。

尔康想着经过，心有余悸地说：

“从今天晚上起，我们几个男人，要轮流守卫，不能全体睡得那么死！几个姑娘，没有防御能力，大家要小心一点！那些强盗居然会用熏香，我想想就害怕，还好他们昨晚只偷财物，如果他们心术再坏一点，占了她们几个的便宜，我们岂不是得一头撞死？”

永琪拼命点头，义愤填膺地说：

“就是！我一想到那些钱袋，她们都是贴身带着，现在居然被偷，我就恨不得把那些强盗碎尸万段！”

“就这么决定了，从今晚起，我们男人守卫！一来防追兵，二来防坏人！”箫剑也是脸色凝重地说。

马车内，紫薇、小燕子、金琐坐在车里，大家好泄气。金琐拿着几个新装好的钱袋，交给紫薇和小燕子，说：

“还好他们几个身上的东西都在，我们把剩下的财产重新分配了！尔康少爷说，大家还是要分散带着钱！来，我们赶快把钱袋藏藏好！今晚，我会把一些首饰，缝进我们的内衣里，那就不容易被偷了！”

大家收拾好钱袋。小燕子气得脸色铁青，咬牙大骂：

“我就是背！难得赌一次钱，又赢了，开心得不得了！结果碰到强盗土匪！怎么有这样坏的人？坏蛋！浑蛋！王八蛋！臭皮蛋……害得大家丢了钱，损失那么多，都是我贪玩，我坏……我没用……”说着，啪的一声，打了自己一耳光。

紫薇急忙用手搂住她，安慰地说：

“不要难过了！这不是你的错！看到斗鸡，你忍不住赌一赌，苦中作乐一下，本来就是人之常情！谁知道那些摆赌局的人那么坏……这些坏人，一定不会有好报！我们不要让他们破坏了兴致！好在，尔康他们的盘缠都在，马车上还有我们的一些衣服，所以，我们凑合着，还过得去！你就不要恼了！”

小燕子用手压着胃，一气之下，胃痛的老毛病又发作了。

“可是……我就是很恼啊！我的黑毛，也给他们偷走了！”

紫薇笑了，说：

“黑毛被偷走，我倒要谢天谢地！坦白说，我可以跟你‘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’，但是，要‘有鸡同睡’，我实在做不到！”

小燕子惊看紫薇：

“盘缠都丢了，你怎么还笑得出来？”

“李白有两句诗写得最好，‘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

“谁要摆场子……”

老板话没说完，小燕子从箫剑身后，飞跃而出，劈手给了那老板一个耳光。

“赶快把我们的东西还来！”小燕子大叫。

“哟！是你！什么东西还来？钱都给你赢去了！你还不够吗？”斗鸡老板惊喊。

箫剑上前，抓住张全和魏武，让他们头对头一撞，撞得两人大叫。

小燕子就砰然一声，破门而入。

门内，几个大汉迎了过来，一看是小燕子，个个抱头鼠窜。

“我们好男不和女斗！”

箫剑拉着两个老板，拦门而立，见到大汉奔出，就用两个老板当武器，乒乒乓乓地打向众人。一时之间，这个叫爹，那个叫娘，打得众人摔的摔，飞的飞，跌了一地。小燕子就满屋子寻找，一眼看到自己的包袱，大叫：

“包袱在这里！”再找，在屋角找到了一把熏香，大喜，“箫剑！我找到熏香了！你把他们两个倒提起来，我要用他们的鼻孔当香炉，插上这些熏香，好好地熏他们一下！让他们自己尝尝熏香的味道！”

“好！这个方法好极了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！”箫剑说。

小燕子听不懂“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”，接口说：

“什么七人六人，我也没数，那些走狗就算了，我们先治这两个坏蛋！”

箫剑就把两个老板打倒在地，先把张全倒拎起来。

种分散的局面，可能还会再发生，我觉得，需要研究一个办法，万一大家分散了，怎么再团聚？不能一个等一个，万一等不到同伴，说不定等来敌人！”

“对极了！我提议，如果分散了，我们沿路做暗号！这样，万一有谁被敌人俘虏了，也可以告诉别人，到哪儿去救。”柳青点头说。

“好！我们每人都有一个简单的暗号，例如，我是一朵小花，我们用尖锐的石头，或任何可以画画的工具，在墙角或是树干上面，刻下暗号，再刻一个箭头，标明去向！”紫薇说。

“我不会画画，我就用一个圆圈代表！”柳红说。

“那……我是一把锁，我就画一个锁的样子！”

“锁太复杂了，你就画一个叉叉就好了！”柳青接口，“我姓柳，我画一条细长的柳条儿。”

“我写一个‘五’字。”永琪说，“小燕子是一只鸟。箫剑简单，画一把剑，或是一支箫都可以！尔康，你呢？”

“我就画一张笑脸好了！”尔康说，“就这么说定了！大家记好自己的暗号，如果时间紧急，没办法画暗号，就只好沿路丢下一些身边的东西，例如帕子、簪子、玉佩带子、腰带……我想，一个人挂单的情况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，但是，两三个人分散是很可能的！我们未雨绸缪，总是万无一失！”

大家正说着，小燕子和箫剑快马奔来了。

众人精神一振。

小燕子老远看到众人，就挥着手大喊：

“永琪！尔康！紫薇……我们回来了……”

大伙迎上前来，小燕子翻身落马。她笑得像阳光一样灿烂，

从腰间拿出两个钱袋，往永琪手里一塞：

“瞧！没有白跑吧！我们追回了两袋钱！其他的，居然给他们分掉了！箫剑说不能耽误，所以就急忙回来了！”

“你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了吗？”永琪问。

小燕子欢笑着：

“那些王八蛋，胆敢拿熏香熏我们，所以，我把他们当做香炉，插了一鼻子的熏香，现在，他们八成已经成了熏鸡！”

“真的吗？”尔康听得匪夷所思，看箫剑。

“如假包换！”箫剑笑得和小燕子一样灿烂，“这个小燕子，报仇的方法别树一帜，我服了！”就脸色一正，看大家，“我们赶快上路吧！追兵已经在搜查红叶镇，我想，我们的行踪已经被发现了！”

众人赶快上车的上车，上马的上马。

紫薇、金琐、小燕子上了车。小燕子往坐垫上重重地一坐，佩服地说：

“紫薇，你不知道，那个箫剑好了不起，他还会暗器耶，拿了几颗石子，就把追兵打得哇哇叫！”

紫薇深深地看了小燕子一眼，伸手握住她的手。

“小燕子，你跟那个箫剑，保持一点距离吧！”

“就是嘛！”金琐瞅着小燕子，“你没看到五阿哥的脸色吗？你把人家当‘哥们’，五阿哥可不这么想！”

小燕子愣了愣，这可是她压根儿没想过的问题，她瞪着车窗外，出起神来了。

两个格格失踪好久了，五阿哥和尔康、金琐也跟着不见了。



漱芳斋变得那么冷清，那么安静，那么寂寞。小邓子、小卓子、明月、彩霞四个，觉得日子都快过不下去了。这天，四个人围着那只鹦鹉，满脸凄凉地听鹦鹉喊叫：

“格格吉祥！格格吉祥！”

小卓子好难过，骂道：

“小骗子！你真是笨！以前格格在家的時候，要你说一声‘格格吉祥’，比登天还难！这会儿，格格都走了，你倒是每天喊‘格格吉祥’！你是不是存心要让我们几个伤心呢？”

“不知道两位格格现在在哪儿？”小邓子喃喃自语着，就祈祷起来，“上有天，下有地，天地君亲师全体保佑，保佑两位格格大难不死，逢凶化吉，身体健康，事事如意！千万千万不要被追兵抓到！”

“天气越来越冷了，”明月担心地说，“两位格格的衣服不知道够不够？我做了两件棉袄，可又不知道怎么送去给她们。”

“你真笨！这时候，做什么棉袄？”小卓子看明月。

“做总比不做好！格格回来的时候，还可以穿呀！”彩霞说。

“回来？怎么可能再回来？”小邓子瞪着眼睛说，“皇上要砍她们的脑袋呀！抓回来就没有脑袋了，所以，大家还是祷告两位格格不要回来吧！”

彩霞伤心起来：

“两位格格走了，金琐走了，五阿哥和福大爷也走了……这个漱芳斋就变了一个样，连皇上、老佛爷、皇后他们，都不来漱芳斋了！每天这么静悄悄，我觉得简直活不下去，好想格格她们啊！不知道这一辈子，和她们见得着，还是见不着了？”

“你不要再说了，再说，我就要掉眼泪了！”明月就擦起眼

八素的情景。那种热闹，转眼间，已成追忆了。他想着想着，就有些感伤起来，看着鹦鹉，出神地问：“这只鹦鹉，名字叫做‘坏东西’，是不是？”

彩霞见乾隆和颜悦色，有些安心了：

“回皇上，本来名叫‘坏东西’，后来，格格给它改了名，叫‘小骗子’！”

“坏东西，小骗子！小燕子养的鸟儿，都像小燕子……”乾隆喃喃地说，四面看看，情绪寥落，心想，这个漱芳斋，怎么这样冷冷清清的？事实上，整个皇宫，都是冷冷清清的！乾隆想着，就在椅子上一坐。“彩霞，给朕泡一杯茶来！”

“是！”

两个丫头就忙着泡茶。小邓子、小卓子忙着去端点心。

乾隆捧着茶，喝了一口，眼前浮起紫薇的影像：

“这是西湖的碧螺春，听说皇上南巡时，最爱喝碧螺春，奴婢见漱芳斋有这种茶叶，就给皇上留下了！您试试看，奴婢已经把外面的叶子摘了，只留了叶心的一片，是最嫩的！”

乾隆出起神来，眼前，又浮起小燕子的影像，看到她调皮的脸孔：

“皇阿玛！你不是人，也不是鬼，你是神啊！”

乾隆正在出神，窗前的鹦鹉忽然大叫：

“格格吉祥！格格吉祥！格格吉祥……”

乾隆整个人从椅子上弹了起来，惊喜地四望。难道是她们回来了？

彩霞屈了屈膝：

“皇上，是那只鹦鹉，它总是这样，一天到晚骗我们！”

乾隆颓然地坐下，感到心中一阵抽痛，心想：

“那两个丫头，闯下滔天大祸，犯下几百几千个‘欺君大罪’，可是，朕为什么还是这样怀念她们呢？还有永琪和尔康，他们到底流落何方呢？有没有吃苦呢？”

乾隆正在思索中，外面传来太监大声的通报：

“令妃娘娘到！”

乾隆抬起头来，只见令妃带着两个大臣，疾步而入，看到乾隆，赶紧请安：

“皇上，到处都找不着您，原来您在这儿！祝大人有急报！”两个大臣就甩袖一跪。

“皇上吉祥！臣祝祥叩见皇上！”

乾隆震动地问：

“你们是不是找到他们了？”

“启禀皇上！已经发现他们的行踪了！皇上曾经指示过，如果发现踪迹，要先行禀告皇上！所以特地前来回报！”大臣说。

“他们在哪儿？”乾隆精神一振。

“回皇上！在六河沟境内，有个正义村，他们在几天前，曾经在那儿救下一个要遭火刑的姑娘！据描述，武功身手，男男女女，都和两位格格、五阿哥、福大爷完全相似！我们已经派了最好的好手，继续去追踪了……但是，不知道皇上要如何处置他们！他们身边，还有武功高手，如果要擒拿，恐怕会有伤亡！”

乾隆一拍桌子，怒道：

“什么‘恐怕会有伤亡’？朕已经说了多少次，要‘活捉’他们！一个都不许伤害！你们赶快派武功高手去，就是把六河沟给朕拆掉，也要把他们全体捉回来！知道吗？”

“喳！臣知道了！”大臣躬身要退。

“回来！”乾隆喊，“朕再告诉你们一次，不许伤害他们！要‘毫发无伤’地捉回来，懂了吗？快去！”

“臣遵旨！”两个大臣惶恐地退了出去。

令妃走到乾隆面前，深深地看着乾隆，对乾隆屈了屈膝：

“皇上，你的‘毫发无伤’，让臣妾感动极了！如果真把他们捉回来了，能不能再网开一面呢？”

乾隆看着令妃，默然不语。

在坤宁宫里，皇后和容嬷嬷也在密谈。

“什么？发现踪迹了？皇上说‘毫发无伤’？没有错吗？不是‘格杀勿论’吗？”皇后惊异地问容嬷嬷。

“不是！巴朗说，皇上说的是‘不许伤害他们’！”

皇后瞪着容嬷嬷：

“这……代表什么意思？皇上心软了？”

“娘娘！依奴婢看，皇上经过了这一段日子，恐怕气也消了，对于香妃娘娘的事，也认了！说不定又怀念起那两个丫头来。毕竟，五阿哥是皇上最爱的儿子！人都一样，就连皇上也一样，在失去一个人的时候，往往最想念那个人！皇上会去漱芳斋，就是一个明证！奴婢觉得，五阿哥如果回来，恐怕会‘死灰复燃’！”

“死灰复燃？”皇后不敢相信地，“他们犯下那么大的滔天大祸，怎么可能再‘死灰复燃’？就算活捉了回来，也是关一辈子的监牢了！”

“关不关，是皇上的一句话！杀不杀，也是皇上的一句话！原谅不原谅，也在皇上一念之间啊！”

皇后沉吟着，一摔帕子，毅然抬头。

“你去把巴朗叫进来，我要跟他密谈！”

“喳！”

逃亡中的紫薇尔康等人，这天晚上，走到一个很荒凉的山区。大家又累又冷，却找不到一个可以栖身的地方。好不容易，发现山坳里，有一座破庙。尔康和永琪带头，手里都举着火把，走进破庙。紫薇、小燕子、箫剑、柳青、柳红、金琐等人跟随。进了破庙，只见许多狰狞的佛像，在火把的光影下摇摇晃晃。四周阴风惨惨，暗影幢幢。金琐缩着脖子，几乎躲到柳红的怀里去了，害怕地说：

“我们今晚真要住在这儿吗？我觉得这里阴森森的，好可怕！我宁愿睡到马车上，也不愿意睡在这里！”

“我也是！我也是！”小燕子立刻响应。

“不要挑三挑四了！”尔康很权威地说，“外面怎么能睡？已经快入冬了，夜里好冷！睡马车会冻病的，这儿好歹可以遮风蔽雨！瞧，墙角那儿有稻草，我们把稻草铺在地上，把马车上的棉被拿来盖，大家打地铺，将就将就！”

柳青、柳红就去搬稻草。谁知，蓦然之间，稻草堆里跳出一个瘦津津的人来，披头散发，阴森森地、声音平平地说：

“我是鬼！你们连鬼的稻草都要抢，不要命吗？”

柳红大骇，回头就跑，大叫：

“有鬼！有鬼！有鬼呀……”

柳红这一叫不要紧，金琐吓得一个尖叫，抱住了小燕子：

“有鬼！有鬼！快逃！快逃……”

## 45

第二天，大家又继续上路。小燕子、紫薇和柳红乘车，柳青和金琐驾车，尔康、箫剑、永琪骑马。三个骑士，一面策马前行，一面谈着。

“这下好了，”尔康说，“东西丢的丢，送人的送人，我看，我们还没走到四川，已经会‘无物一身轻’了！”

“那也不错！”永琪话中有话，“反正钱财是身外之物，说不定什么都没有了，我们反而轻松一点！最起码，不怕有人来偷东西，也不必快马回去找寻，让等的人捏一把冷汗了！”

箫剑看看永琪，感到他那种不满的情绪了，哈哈大笑：

“哈哈！算我多事了！不过，那个‘迷魂香’是我最最深恶痛绝的东西！如果小燕子不闹着回去的话，我也会一个人跑一趟的！这种下三烂的方法，实在让人忍无可忍！”

“好了，事情过去就算了！”尔康急忙打圆场，“以后，大家尽量行动一致，做法一致！非不得已，绝对不要分散！”

“一言为定，就这么办！”箫剑爽朗地答道。

永琪也就一笑置之了。

车车马马来到一个峡谷，四周岩石嵯峨。

车内，小燕子拍了拍车顶，大喊：

“停车！停车！”

飞溅起来……马车跑得越快，紫薇吓得魂飞魄散。

尔康一拳打倒了黑衣人，抬头一看，心惊胆战，狂喊：

“紫薇……紫薇……”

马车一个大大的颠簸，紫薇再也控制不住，竟从马车中跌落出来。尔康狂叫：

“紫薇……”

紫薇滚倒在遍是石头的荒地上，连续翻滚着。

尔康连滚带爬地扑奔过去，把紫薇一把抱住。

紫薇面无人色地看着尔康，低喊了一声：

“尔康！”就瘫倒在尔康怀里。

箫剑一面打，一面眼观四路，耳听八方，觉得情况不妙，大喊：

“小燕子去了左边，金琐去了右边！永琪，我和你负责追小燕子！柳青、柳红！你们负责追金琐！”

箫剑喊完，就一声尖啸，聚集真气，用长剑的剑柄，迅如闪电地打向敌人，竟然在瞬息之间，将敌人纷纷打倒，黑衣人倒了一地。其他黑衣人，眼见已经虏获了两人，就彼此招呼着，全体撤退。箫剑大喊：

“我们追啊！如果散了，前面白河镇见面！”就回头大喊，“尔康！白河镇！知道吗？”

箫剑和永琪，就急追着燕子而去。

柳青和柳红，也急追着金琐而去。

尔康从地上抱起了紫薇，见她闭着眼睛，脸色惨白，额上红肿，吓得血液都快凝结了，一迭连声地喊：

“紫薇！紫薇！紫薇……”

了！她瞪着那个大臣，气冲冲地嚷：

“你们用暗算的！简直丢了大清朝的脸，回到宫里，我禀告皇阿玛，说你们联合起来欺负我，说你们不安好心，让你这个‘李得胜’变成‘李大败’！”

大臣一凛，还真有点忌讳，一抱拳说：

“格格请息怒！我们奉旨办事！委屈格格了！”

一辆马车从山坳中驶出。大臣恭敬地说：

“格格请上车！”

好几个人上前，割绳子的割绳子，捉住小燕子的捉小燕子，大家七手八脚，拉拉扯扯，把小燕子押进马车中。

小燕子上了车，已经憋得脸红脖子粗，大喊：

“等一下！你们车上有没有马桶？”

“马桶？”大臣一愣。

“没马桶，我要去树林里一下！你们让开！”小燕子就要跳车。

大臣一把拦住车门，慌忙说：

“车上有！格格请在车上方便！”

小燕子就气势凌人地，振臂狂呼：

“你们大家滚下去！都不要上车，我好歹是个格格耶！在下面去等着！”

“格格不要跟我们玩花样！我们人多，格格占不了便宜！”大臣疑惑地说。

“玩什么花样？”小燕子气呼呼地大吼，“我要尿尿！你们要憋死我是不是？如果我没打架打死，给尿憋死了，我才倒霉呢！你们在下面等着！谁敢偷看，我把他眼珠子挖出来，告他大不敬！”



那个大臣实在被小燕子闹得头昏脑涨。众黑衣人憋着笑，忍俊不禁。

大臣心想，上面再三交代，要“毫发无伤”地带回去，看样子，皇上对她还是顾念着的，好不容易抓到了，可别再把事情弄砸了！就赶紧把人马全部叫出来：

“大家外面等着！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！”

黑衣人听到大臣这时还转文，都忍着笑。

“喳！”

众黑衣人就把一辆马车团团围住。

只听到马车里面一阵窸窸窣窣，大臣及众黑衣人“非礼勿听”，大家屏息凝神，眼观鼻鼻观心，也不敢有所谈论。

突然之间，车门砰的一声大开，众人急忙拦住车门。小燕子却像箭一样，从窗口射了出来。

几个黑衣人一蹿，小燕子还是落在黑衣人手里。大臣躬身说道：

“格格还是上车吧！”

小燕子恨得牙痒痒，却无可奈何。

岩石后面，永琪和箫剑已经追来，永琪看到马车，就低声说：

“追到了！我们上！”

永琪说着，正要飞身而出，箫剑一把按住了他，低声说：

“高手太多了，我们寡不敌众，只能智取，不能硬来！你不要沉不住气，我们先跟着他们，到了晚上再行动！”

尔康带着紫薇，匆匆赶到了白河镇。